



我從高中開始，一直到現在已參加過好幾次救國團的寒、暑假活動，其中我認為獲益最大的，應是前年寒假參加的「國際事務研習會」與去年暑假擔任了一個月「海外青年返國研習團」的輔導員，我在本文中要寫的就是去年暑假中那值得回憶的一個月。（因為海外青年返國研習團從前叫旅美加青年返國研習團，為了方便起見，本文以後就簡稱為「美加」。）

只要參加過國際事務研習會的人，在每年的四、五月左右都會收到救國團的通知，問你是否有興趣參加這個活動，並且有個甄試。我參加了這個甄試（事實上只是口頭上的問話），僥倖地被錄取了。在這個活動開始以前，曾開了几次會，對我們解釋了一下這個活動的性質、目的、內容，同時也提出了不少警告，告訴我們當輔導員有多辛苦，希望大家慎重考慮，而我在當時想到的只是參加這個活動可以免費去南部玩一次，而且有機會磨練自己的英語會話與聽力，自然沒有多加考慮，於是就決定下來了。

往年的美加都是只辦一期（六星期），去年因為參加的人太多而分為兩期（每期四個禮拜），我參加的是第二期。在期末考一完，就開始了第一期的準備工作，雖說是第二期，但也同樣參加工作，也因此開始明白為什麼說這個工作很苦了！試想，兩期的學員共有五百多人，我們要把這麼多人的被服裝具及其他各種必需品（電扇、書籍、碗筷、電視，甚至摩托車）從團部運到輔仁大學，然後在那裏整理妥當（送進倉庫，並把每個學員的房間擺設整齊，只要想想鋪好五百多張床，就不太好笑了。）最後搬桌子、椅子，搞好教室，完成準備工作，回家後，只有一個感想：苦力！

到了七月底的某一天早上，我提了行李到輔仁大學去報到，搬進宿舍，開始我平生第一次的輔導員生活。

過了幾天，學員陸續續地報到，最多的一批是在某一個晚上到的，飛機十一點左右到臺北，回到輔仁後，幫他們提行李，尤其是女孩子的，一個個又大又重，真吃不消，一直忙到三點多才弄完睡覺，這就是苦的一面。不過到他們開始上課後，事情就少了。他們前兩個星期住在輔仁，早上上課，下午參觀遊覽，臺北的近郊也差不多跑遍了。晚上有時看國產電影，有時看平劇，也聽過國樂，沒有想到的是國樂大受歡迎，聽完後爭先恐後地買唱片，看樂器；故宮的各種收藏也令他們流連不捨，而他們最不喜歡參觀水庫，可見吸引外國觀光客的方法主要還在於自己國家的文化特質，不必一味摹仿西方。第三個星

期到南部，東部遊覽，高雄、臺中、花蓮都到了，總不外一些軍事基地，名勝風景、山地舞蹈等，回臺北後，學員也就陸續離開，去香港、回美國，也有留在臺灣學中文的，我們則忙着善後，然後各自回家，結束了這次活動。

和這麼多「美國人」住了一個月之久，平常的接觸當然很多，也常在一起聊天，對他們多少有一點膚淺的認識。

首先要了解的是，他們是美國人（或其他國籍，但以美國佔絕大多數），誠然他們是中國血統，但自小就受美國教育，生長在美國社會之中，根本不會中文（一小部分例外），拿的也是美國護照，而最重要的，他們以美國人自居，如果你還認為他們是中國人，那才是大錯特錯哩！所以和他們講話時，明明對方是個黃皮膚，十足的中國人像，偏偏用英文講，而且動輒「你的國家」、「我的國家」，心裏實在也不太舒服，但也沒有別的辦法。不過從另一面想，這倒也是一種奇特的經驗。

這一期來了兩百多人，其中有大學生，中學生，已做事的，光是大學生，有 Harvard、MIT、Berkeley 的，也有一些名不見經傳的地方學校，所以分子也很複雜，他們的思想更是各有各的了。當時正好是尼克森宣佈訪問共匪後不久，和他們日常談話中免不了會牽涉到政治方面。他們在這方面的想法就和一般美國人差不多，認識不清，有些人甚至想去大陸。我聽了暗中覺得好笑，因為他們常常抱怨沒有冷氣，看到蟑螂也會怪叫（當然以美國人的標準來看也不算過分）；如果到了大陸那種生活水準奇低的地方，他們怎麼能忍受啊！可是要問他們闡明我們的立場仍然是件很困難的事，我曾經和一個學員談了幾乎一個鐘頭，最後還是沒有什麼結果，乾脆一起唱歌去了。實在是自己表達能力不夠，尤其這方面的字彙認識的太少，有時急得頭上直冒汗，只好「口手」並用，勉強應付；但另一方面在大部分學員心中多少已經有成見存在，要說服他們實在不是我能辦到的，唯一能做到的只有盡力在各種機會灌輸正確的思想給他們，希望能有點影響。寫到這裏，對政府的對外宣傳不禁又有點怨言，我們實在做得不夠，曾經有一個學員向我要了很多資料，他並且告訴我在美國很多不知道中華民國，講起中國就是 Mainland China，有些人就算知道也以爲是一個落後的警察國家，聽來真是令人痛心，政府在臺灣苦心經營，已經有了相當的成就，却有那麼多人根本不知，怎不令人痛心呢！

還有一點，我認爲政府對海外年輕一代的華僑所下的功夫還不夠，這從「

美加」的學員就可以看出了！政府官員動輒提起海外一千多萬華僑大多支持我們，我認爲並不盡然，華僑中年紀大的一代支持我們是沒錯，但年輕的、將有作爲的這一代呢？他們處在有種族歧視的社會中，自然希望有一個強大的祖國，很多人惑於中共的核子武力，不知不覺中思想就左傾了。在這種情形下，我們的宣傳一定要對症下藥，把年輕一代的僑胞拉到我們的陣營來。在這一方面，救國團辦的「美加」活動我認爲是很切實的行動，他們自己去，去比較，事實總是勝過宣傳的！

再談談生活方面，一般而言，他們算是守規矩的。男學員有少數頭髮很長，大部分的在美國就剪掉了。我看過一些他們護照上的照片，以長髮披肩來形容實不過分。因為怕熱的緣故，平時常常就是一件汗衫，一條短褲，穿雙涼鞋，非常隨便，和輔導員的襯衫，長褲成一強烈的對比。不過在我們爲他們舉行的結業舞會時，一時衣香鬢影，五彩繽紛，和平常完全兩樣；而他們跳起舞來，氣氛之熱烈，在這裏的舞會中實難得一見，也算是開了一次眼界。在輔仁的時候，每天早上要升旗，升完旗一部分去學中國摔交，一部分女生學民族舞蹈，而摔交甚受歡迎，女學員也不例外，紛紛下場，摔的個個人仰馬翻，仍然是樂此不疲。後來有一次來了一個高手，一個對付四個學員，仍是遊刃有餘，看得他們服服氣氣！每個星期三下午和星期六下午可以外出，自由活動，輔導員也常常帶着他們逛街、小吃、買東西，教他們講價，搞了一個下午，體力也消耗得差不多了。奇怪的是，有幾位長髮學員在西門鬧區就從來沒有被警察找過，實在令我百思不得其解。不管怎樣，每一個輔導員都盡力爲學員服務，和他們建立友誼，一個月下來，總算是圓滿結束，在離開前，有些女學員甚至激動地哭起來，我們也頗覺自慰了！

我認爲我在這一個月中除了玩了一趟，碰到外國人敢說敢講外，在做人處世方面也獲益匪淺，而對海外的中國人有了比較深的了解，也因此更希望我們這一個月所努力的能在國外有所成就，那這一個月就過得更有意義了。

後記：最近得到一個消息，在我們退出聯合國後，紐約有三、四十個美加的學員高舉着「海外青年返國研習團」的牌子示威遊行，反對共匪進入聯合國。我們知道以後，深深感覺到「一分努力，一分收穫」的真諦，心中的高興更是不必提了！